

北京圖書館
編

文淵閣

四庫全書補遺

——
據文津閣四庫全書補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13冊

楊訥 李曉明 編

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

集部·第十三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三十一
總集類五

(續五)

明文海卷三百十二

吳逢因近藝敘 艾南英

丙寅之冬逢因維舟過我讀其文如鐵騎戈甲之驟吾
前友其人穆如清風予方欲為之序言而病未能也因
謂逢因曰孟子言才不罪才而罪夫不能盡其才者夫才
有大小而人未嘗無才吾不求盡夫文之量而求盡吾
才之量而止則何不可為者世之才庸而售者多矣吾
觀其文磨礪工緻適如其分而無溢思即舍吾所長而

降心就之有不能者況於智薄而謀尊力小而圖大均之棄吾才而不盡者也今歲之夏逢因貽我長牘首尾十文復中前請雖然吾何以益逢因哉從古文章之變必有人焉從中救之救之而非所救與救之而失其平者皆斯文之罪人而失其平者為尤甚無他彼智薄而謀尊力小而圖大也先漢之文枝葉扶疎寓法於無法之中東漢之人見其蒼莽樸拙而以為未盡也其勢必至於整齊排儷浸淫數百年以至李唐而終不能盡洗

六朝浮蕪之習此救之而非所救者也歐陽蘇氏數大
家力追古道其仰師秦漢雖百世無以加而議者徒見
南渡以後至於元之萎靡不振也取左國史漢而鈔襲
之幾無完膚使讀之者嘔噦而不能已此救之而失其
平者也夫救之而非所救與救之而失其平其弊皆歸
於陳腐而失其平者為甚蓋所謂智薄而謀尊力小而
圖大者元美于鱗諸公所不能免使其盡去陳言而就
吾才竟之豈無有可觀者而又安有不盡其才之嘆乎

今日制舉一道何以異此問者吾鄉一二同人以通經
學古挽回斯道而吾大士為功之首大士所謂天授非
人力也然其借徑微材羣籍畢見竊其句字千文一律
其勢必至陳腐而後已此逢因所謂因李斯而罪蘭陵
也逢因發憤著書勢必不以所非為是今其文具在其
視救之之功與救之而失其平者何若世必有辨之者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氣之所蒸非作而致之也若逢因
可謂能盡其才者矣建於他郡其土沃衍麻源鳳山極

遊觀之勝四時歌舞聲妓之樂士鮮不以此為累者逢
因幽居深念堅忍沈摯不與外事與深山學道之夫無
異計其所造必盡其才而止無足怪者故吾序逢因益
之以前言而已而又以正告天下使人人知夫有才而
不盡者如斯無事乎智薄而謀尊力小而圖大也

王承周四書藝序

艾南英

王生親賢持其文謁予於金陵予讀竟呼左右告之曰
吾目中不見此文久矣此歸太僕桂北海之遺派也詢

其家世幼失怙受訓於母山中無師友得吾先後房評
及四家合摘而詳讀之乃知孔孟程朱之理而推究性
命之學以發為文文之合時與否傲然不計也然則生
之習子也久矣予取烈文之誦字之曰承周而又為序
其文曰制舉業之有先輩名槁猶昔人文集之有古文
也制舉業之體自八股而外為兩平三平四平為前後
截為散體其局雖一然常以出於近科纖俊軟腐者為
時文而出於先輩能根據經史理學高偉樸拙傑然自

名一家者為古文猶昔人文集其名為碑誌亭記傳狀之體則一然自昔以排偶摘裂較量句字如唐之王楊盧駱宋之楊劉體者號為時文而中間傑然深厚雄博絕去羈馮如唐之昌黎先生宋之歐陽子者乃名為古文故古學常易晦而時文常顯於天下推之今日則以時文躡科第者十常八九而以先輩古體進者十不一二至於少年後輩模襲坊刻方言俚嘯無所不入問之以先輩姓氏已不能舉而況於誦習其文乎推而上之

碑志序記傳狀之體亦然歐陽公得舊本韓文於漢東李氏徒見其浩然可愛而因嘆天下無能言韓者又自嘆亦以方從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不獲盡力於韓文及其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尹師魯之徒皆在乃相與作為古文而韓文遂行於世然則古學之易湮在昔已然不獨今日也然學者苟能自信則其易湮者固當大行於世雖今之為先輩者亦當如韓氏之文久而愈先理固有當然者承周年十九無家庭師友之素一旦聞

吾言而服膺先輩如服父師非徒似其貌而已其被服
飲食如見程朱諸大儒於几案之前其言質而理正考
之於題無不合者其文詞刊除枝葉如嚴霜之肅草不
獨危柯老幹傲然風雪之表蓋近時所稱引雜博非聖
之書與浮華不根據之語反覆承周數十藝無一犯者
吾是以愛之而畏其志之堅且決也嗚呼先輩之舉業
不見尊於世奚啻如韓文之在宋初以歐陽公之好古
必待進士及第不為科舉時文而後得肆力焉今承周

始入庠序其去祿仕也甚遠而其傲然不屑為時文已
能卓然如是此不獨見守溪荆川歸胡數先生之舉業
如韓文之久而愈光而一時倡導之力使天下知先輩
之必傳於後世因以推原其故則又知先輩之所以傳
者為其尊經立傳本於丘明遷固之氣格而剷除一切
浮艷剽竊之為可貴而後天下乃有如承周為子固子
瞻之徒相繼而起者則表章先輩等於韓文其必自今
之歐陽子始也

序王子輩觀生草 艾南英

予年十有七即與子輩以童子試受知於當湖李養白先生是時子輩少予二歲其後予七駕而不遇而子輩以乙卯先予登賢書然十餘年來予文頗行於世而子輩終秘不以示人予為之再三聳導乃始發其藏稿與前後應試之藝而予始得論著其文曰昔歐陽公有言君子之學求其是而已非為異也使天下皆為異則安見好異之能獨為異子以其言而相其尤者論之今之

言文必尊兩漢然兩漢之士獨董子明天人賈生識時務而已上林子虛兩京三都讀其文不過如今之學究據通考類要之書分門搜索相襲為富求其一言一字出於心之所自得無有也客難解嘲賓戲七發七啟七辨七徵之類前創後師命辭遣意如出一轍此與今之稚子執筆為八股字字摹倣鈔襲有何差異讀其文不終卷而使人厭惡鄒陽獄中一書已開六朝駢偶庸穢之習雖太史公以千古一人亦為其艷冶所惑而錄之

故吾嘗謂兩漢之文不必盡古而極衰之文亦未嘗不自兩漢始也原其所以是數子者非有見於道德性命之旨能言其中之所自得中無所得故遂以浮華為異而效之者又以為異而趨之故其文至於庸靡臭腐而不可讀由是觀之文之好為異者未有不至於同而文之不為異者雖欲同之而不能也文至於同則雖以兩漢詞人之雄而不免為椎子之執筆況其次乎制藝自震澤毘陵高步成嘉之際如規矩之於方員蓋文之能

事畢矣萬歷之季此風浸遠一二輕薄少年中無所得而以浮華為尚相習成風其文非經非史非韓柳歐曾諸大家之言其人皆登館閣臺省則自南宮之試至兩畿各道所為典試事校分閭者又皆其人主之居高而呼其應愈衆而近日十八房槁之文為甚於是制藝中大都以里巷之語代聖賢之言遂至於庸靡腐臭而不可讀者原其初皆起於中無所得乃以浮華為異而至於不能為異也予與陳大士羅文止三人者起而振之